**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3班 胡玥琛

曾几何时，我对父亲产生了一丝疏远与淡漠之情。

在小时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很早起床，穿一双不合脚的大拖鞋在我房门外“散步”。那双鞋就肆无忌惮地敲击着地面，发出的声响总是令我本能地捂住耳朵，辗转反侧再难入睡。直到听见门砰的一声巨响，才如释重负地从床上爬起，眨着惺忪的睡眼蹭出房间，看见地上被随意丢弃的那双鞋，恨不得冲上去将它们扔到九霄云外。鞋的主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我怨恨的对象。疏远感正在悄悄地萌芽……

父亲的工作很忙，每次下班回来都已是十一二点。父亲总是带着满身的酸臭味扑通一下倒在床上，差点没能把已经安睡的我震到天上去。还没等缓过神来呢，父亲那如雷的鼾声就已响起。呐喊声如一曲震耳欲聋的交响曲一般起起伏伏，听在心里甚是五味杂陈。于是便恼羞成怒地一脚将父亲踢醒，刚张口想说让我先睡，父亲就迷迷糊糊地吭一声，然后侧侧身翻向里面继续“奏乐”。无奈、恼怒、怨恨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灵，对父亲的感情更如同结了一层冰一般。我与父亲，日渐疏远……

直到那年甲流爆发，全市人心惶惶。我也不幸感染，上学时就发起了高烧。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母亲，却没想到最终火急火燎地出现在校门口的却是一脸疲惫与担忧的父亲。父亲几乎是将我连人带包塞进车里，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当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父亲我得了甲流时，父亲的眼眶红了。他默默地开车送我回家，打电话请了假，然后将母亲隔离开，自己陪在我身旁。在那段日子里，他不带口罩，不做一点防护措施，只是安静地坐在我旁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久父亲也染上了甲流。出乎我了意料的是，他不仅仅带上了口罩，还带了两层。看着他因发烧而通红的脸庞，听着他因呼吸不顺且急促的声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却还是一直看着我。后来，父亲先我退烧，不时地用额头试我的体温。当他的额头轻轻地碰在我的额上时，我感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心中原本结了冰的父爱也渐渐消融。父亲，我们不再疏远。

那场病后，父亲兴奋地拥抱了我。贴在父亲胸前，他鬓角的一丝白发突然“撞”进了我的视线。轻轻地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父亲，嗫嚅着，终究还是说出了憋在心底的那句话：“我爱你！”。我感到父亲轻轻的抖了一下，一滴湿湿的东西掉在了我的脸上。那是记忆中父亲第一次流泪。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着，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父爱了整个人生！”生命中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父爱深沉，但即使深埋于心也不失热烈。父亲，从此我们不再疏远。